

生死博弈

张启元 著

一年内被盗印83次之多的长篇小说

我二十多岁就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，在乡镇、县、市、省级机关十几个地方和部门领导岗位上工作过。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的参与者、亲历者。小说创作中，我把作品中的人物活动，放在地方党委换届的历史背景下，围绕党委、政府换届设计人物、组织矛盾。因为换届是地方政治生活中的大事，又决定着各级干部个人的进退去留，与他们的政治生命攸关……

——张启元

CTS
CHINA TALENTS
SERIE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生死博弈

张启元 著

本人郑重授权湖南文艺出版社作为小说《生死博弈》
唯一出版发行机构，其他任何机构出版发行本小说均
属侵权行为。本人保留依法追究的权利。

张启元

2012年3月

CIS
PUBLISHING MEDIA
中国出版传媒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死博弈/张启元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 4

ISBN 978-7-5404-5470-8

I. 生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52702号



PUBLISHING & MEDIA

中南出版传媒

3897/0

生死博弈

张启元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龚湘海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mm 1/16

印张: 23

字数: 380千

印数: 1-15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5470-8

定价: 3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柳王明钻进汽车，一溜烟地离开了清江宾馆，他急着往回赶。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四十分了。三伏天的太阳，还在天上悬着，热浪灼人。司机老余把冷气开到了三挡，呼呼直响，车内依然闷热。

“老板，我们去——”老余试探着问。

“我们顺道去云坊县，书记、县长有事要汇报，吃了晚饭再回新阳市。”

本田雅阁以一百二十公里时速在高速公路上飞驰，柳王明开始感到车里有些凉意，微眯着眼，躺靠在后座上，一脚伸进老余的座位下，一脚伸向副驾驶座位下，舒展开全身，显示着车主的霸气。双手十指交叉，垫着后脑勺。

老余从倒车镜中看到他的姿态，知道柳王明又在思考问题，而且一定是重大问题。他知道市长的习惯。

不错，柳王明现在正思考着关乎新阳市未来、关乎自己一生政治结局的大事。这步棋胜算，他就是卒子过了河，还有“戏”。柳王明算过账，如果在这次换届中能顺利拿到市委书记的位子，五年之后，省委、省政府、省人大换届，他完全可以挤进其中一个班子。“运气”就是再差，任个省政协副主席总是可以的吧！现在省四套班子成员，大多数都是原在市委书记岗位上工作过的，这是多年来省委安排干部的惯例，只要你当上了地市委书记，又不犯错误，不瞎折腾，再往上爬一格，是十拿九稳。何况新阳在全省的位置仅次于省会，举足轻重。实现这样一个目标，对于柳王明来说，这一辈子就算是心满意足了，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要知道，柳王明家乡那个县，还是在同治年间出过一个州官，现在在职干部中职务最高的，一个是柳王明，另一个是部队副师职干部。从任新阳市市长的那一天起，柳王明的名字就在老家大范围传开了，无论熟悉的、陌生的，认识的、不认识的，说到柳王明三个字，都肃然起敬。柳王明成了长辈教训下辈、父母告诫儿女的口头禅：“不读书，不吃苦，还想过好日子？看看人家柳王明多有出息。”柳

家的长辈们，甚至在酝酿着要重修柳氏宗谱，以弘扬柳氏祖宗功德，且激励后辈奋发努力，为列祖列宗争光。

柳王明进入省级高官的目标一旦实现，一定会在家乡那块土地、在家乡父老心中产生更加强烈的震动。到那时，他柳王明就算是乡里万人仰止的政坛巨星了。现在，他要好好对付李树生，明争暗斗，把他挤走。但又要注意策略，甚至帮他做些好话，既促使省委能够提拔调动他，又不至于把他安排到重要岗位。如果对李树生评价过了头，让他进了省委常委班子，那还有柳王明的好果子吃吗？赶走他？挤走他？或者捧走他？这个“度”要切实把握好。他必须通盘考虑这两个月零十五天的工作，作一些重要调整。以柳王明对权力的理解和自身目前处境的把握，这次换届中自己能否有胜算，犹如生死搏斗。一个将毕生精力用于追逐权力的人，一旦失去了最后机会，那无异于摧垮了他的精神支柱，等于判了他死刑，他也就成了行尸走肉。

再说，如果这步棋失算，柳王明对新阳局势的控制力就会大大下降，他脚下踏着的那些“地雷”，随时都可能引爆，死无葬身之地就不是危言耸听了。因此，这段时间的工作，对于柳王明太重要了。想到这里，省委林书记在全委会上的讲话，特别是有关地、市委换届的内容又在他耳边响起——“同志们，按照党章的规定，今年十月中旬，全省五个地级市党委要换届选举。这次换届，是在全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中进行的，是广大党员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有关市委要把它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切实抓紧抓好。省委组织部明天还要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，我这里强调几点：一是要把选举换届工作，作为对党员干部进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契机，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；二是要抓住重点。党代会主要有两大任务，一方面要总结好前五年的工作，发现和提炼出一些有规律性的经验教训，在此基础上，规划好未来的发展蓝图。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，完善发展思路，动员广大党员朝着既定目标前进。另一方面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，选配好新的市委班子。要以好的作风选人，选作风好的人。把那些有本事、靠得住的优秀干部选进市委班子。三是各级干部要讲党性、讲大局、讲纪律，服从组织，顾全大局，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去留，决不能‘跑官要官’。”

讲到这里，林书记放下手中的讲稿，摘下老花镜，严肃凝重的目光，在大会前排的地市委书记、市长脸上扫过一遍。

“这次换届对大家都是个考验，嗯。伸手要官的坚决不给，跑官的坚决拿下，买官的坚决处理，决不姑息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省委常委的意见是很明确的，是不是这个态度，老马？”

林书记把目光又转向坐在身边的省委副书记、省纪委书记。

“我完全赞成林书记代表省委讲的意见，中纪委对抓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腐败现象极为重视，我们也想抓一两个这方面的典型，以儆效尤。”马书记接话。

“当然，我们不希望因此而处分干部，希望大家做好工作，要保证换届和当前经济工作两不误，这对我们的驾驭能力是个考验，中央提出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，提高执政水平，这就是最实际的检验。”

听到这里，柳王明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他甚至还觉得有些滑稽。说心里话，林书记讲的那些话，他觉得有价值的就一句：十月份换届。其他的他听过千遍万遍，早已不新鲜了。跑官要官，哼！讲了多少年，跑的、要的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有成效。什么不能跑官要官，傻瓜才上当！为什么有人跑、有人要？就是有人给！为什么有人买？就是有人卖，有市场。现在的换届选举，什么花样没有。

柳王明注意到，近几周来，省报第四版几乎让各地市包下来了，今天你专版，明天我专版，后天他专访，市委书记、市长轮流亮相。有的书记、市长，几个鸡爪子似的毛笔字，竟冠上“题词”、“书法”之名。甚至挂上某某书画家协会副理事长、副秘书长、理事之类，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。什么宣传大好形势，招商引资，宣传开发区，通通见鬼去吧！背后的把戏三岁小孩都懂。拉选票，树政绩，目标都是朝换届来的，甚至盯上了明年省里几套班子换届，造舆论、争位子。

柳王明虽说当年离中学毕业还差三个月，但混迹政界也是三十年了，瞒得过他的眼睛？他才不会冒傻气哪。

今天立秋，掐头去尾，离市委新班子到位，仅仅剩下六十七天的时间，紧得不能再紧了。他应当分秒必争，精心谋划，围绕着换届，围绕着那个市委书记的位子，不惜代价，不择手段，奋力一搏。走着瞧吧，他构思了一幕话剧，准备在新阳换届前隆重推出。

对，明天就开始。

“哥们，开快点，人家书记、县长还在等哪。”

想到这，柳王明睁大眼睛，直起腰，随着汽车的起伏不停地晃动着脑袋。老余知道，柳市长思考的问题已经有了头绪。柳王明的习惯是，一高兴，就叫他“哥们”。有时在一些会议上作报告插话时，也来一句“哥们”。

汽车在飞奔，路边的景色从车窗两边刷刷地掠过，天空湛蓝，随意飘荡着几缕白云，路面蹿起了腾腾烈焰。今天是入秋的第一天，气温高达四十一度。远处的大片水田，就像一块破碎在地面上的镜子一样，在强烈的阳光下映出刺眼的反光。三三两两的农民，弯腰栽插着秧苗，随着他们的手起手落，身影的挪动，稻田一片片绿色慢慢在蓝天下延伸扩展。

柳王明由远而近注视着他们，陷入了沉思：农民挥汗如雨，在播种着希望，能收获到期望的果实吗？如果管理跟不上，如果灾害得不到有效控制，如果遇上了水涝旱灾，种下的希望瞬间就会破灭。是啊，芸芸众生，机关算尽。人人都时刻在播种着各种希望，有收获硕果的，也有等来绝望的；有种瓜得豆的，也有插柳成荫的。农民期待收获，商人渴望利润，投资祈求回报，当官惦着提拔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但成事在天，谋事在人。柳王明正在播洒“书记”的种子，会是个什么收成呢？他提醒自己，必须全力以赴，播种、管理、耕耘一齐跟上去，获得自己期待的硕果。

高速公路边上的路牌提醒司机，前面就是至云坊县的出口，老余放慢了车速，一会儿就到了收费站。紧挨着“出口”，停着一列车队。一辆公安用桑塔那，两辆红旗，还有一辆桑塔那2000，一字排开在收费站前，车边高矮不齐列队站着一溜人马，在热腾腾的沥青路边，一个个摇着折扇却满头大汗。

这幅图画，叫柳王明心头掠过一丝鄙视的微笑。这个李宜德，是县委书记中同市委书记李树生抱得最紧的，柳王明来云坊县检查工作不下十次，还从来没有如此隆重接待过柳王明，这小子肯定“嗅”到了什么味道。

柳王明的汽车，几乎是在李宜德脚尖前停下。李宜德迅速伸出手，麻利地拉开车门，一只手伸过去握住柳王明刚刚抬起来的手，满脸微笑：“柳市长，一路辛苦。您说话算数，证明您一直惦记着我们云坊。今天我和朱县长及三位副书记都在这里恭候。”

“我柳王明没有很大的本事，但说话算数，敢作敢为，不像有的人。”柳王明边同一行人握手，边发表着宏论。那个“有的人”，李宜德明白是指谁，不便插嘴。只好向柳王明逐一介绍他的随行人员。

“这是市委上个月派来的吴副书记，1971年生的。年轻啊，我们感谢柳市长对云坊县委班子建设的关心。”

干部管理，班子建设是市委的职能，李宜德和柳王明心里都是清楚明白的。李宜德为了博取柳王明的欢心，特别强调要感谢柳王明的关心。柳王明也知道李宜德的用心良苦，但当着众人的面，让大家知道他柳王明在市委任用干部问题上的分量，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。所以，他并没有去制止李宜德的吹捧。

“哦，哦，学数量经济的硕士研究生，名字我知道，我是带头举了手的，只是人对不上号。”

吴副书记一脸感激。

“这是县长助理、县财政局长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

“这就是你要找的张力维同志，在县城建局办公室工作，小伙子清华大学毕业，本科学的是工民建，研究生学城市规划管理的。”

“哦，很年轻嘛，从你的文章看，很有功底。新阳市加快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，缺的就是熟悉现代城市管理的人才。”

叫张力维的小伙子既不点头，也没摇头，只是淡淡一笑。

“这样吧，市长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是先吃饭，然后再汇报工作，怎样？”

“行，上车吧。”

“把小伙子带上，一起吃饭。”柳王明特意交代李宜德。

一行人各就各位，警车开道，一溜车队，一股尘埃，洒在通往县城的路上。

县委招待所离县城很近，但闹中有静。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。属于那种“前有照，后有靠”的衙门所在地。主楼坐落在一块足有十亩的平地上，主楼后有四五个小山头，每个小山头上都盖了一栋小楼，小楼内吃、住、玩，设施齐全。虽然外墙瓷砖斑驳脱落，但还可见昔日的繁荣和辉煌。

云坊县城离省城不远，省里领导来得多。调研、考察、视察的。在职的，退、离休的，忙里偷闲的，忙中添乱的，有思想问题的，同老婆怄气的，都到这里住。一是有人陪，二是吃喝有人伺候，三是这里离家也近，算是省城的郊区。有个急事什么的，几十分钟就到家了。

“领导们”开会坐在一起，电视里画面上给人看到的是亲亲热热，有说有笑，然而一到这里，则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各干各的，各住各的，各吃各的。且都要交代服务人员，不要告诉这里住着谁。如果服务人员不懂规矩，泄漏“天机”，马上就会有各种理由叫你第二天卷铺盖走人。

柳王明到云坊县检查工作，很少住在这里。如果县里安排在这里，他会让秘书通知县里换地方，理由是“这里太浪费”。心里的想法却是不愿在这里碰上那些省里来的、对柳王明仕途又无关紧要的头头脑脑。柳王明来县里视察，就应当是至尊至高，不能再有排在他前面的人。如果在这里碰上比他职务高的，大家都围着他们转，那我柳王明还算什么？

“今天这里住什么人没有？”柳王明下车后问李宜德。

“省政协一位老副主席在四号楼休息，已经半个月了。今天我派办公室主任陪他到一个乡钓鱼去了，明天再回。”李宜德知道柳王明问的人指的是什么。

“老同志要安排好，他们为我们的工作打下了基础，为革命做过贡献，退下来更要关心他们。‘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’哪，谁都有个年老退休的时候，我们在位的这些人要关心他们才对。”柳王明讲这番话时的语速很慢，还特意转过脸对着身后的人，表现出富有人情味的菩萨心肠。

“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”一号宴会厅灯火通明，七八个小姐身着旗袍，挂着欢迎缎带，齐声弯腰致礼。

柳王明一行落座。呼呼啦啦两桌。杯盘碗盏，上菜斟酒，宴会开始。李宜德站起来，举着酒杯：“同志们，今天非常荣幸，柳市长刚刚开完省委全委会，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云坊，晚上还要听取县委、县政府的工作汇报，着手解决我们反映多年的财政分成比例问题。这是对我县四十多万人民的关心，我代表县四套班子表示感谢，并以这杯酒，为柳市长工作顺利、步步高升干杯。”

大家轮番同市长碰杯，个个仰着脖子，杯杯见底。

“柳市长，县里的同志见到你很不容易，更难得有机会和你一道用餐，你也说几句吧，给大家鼓励鼓励？”李宜德边为柳王明夹菜，边凑近柳王明的耳朵说。

“我当然要说说。哥们，你们都看见了，我还没动筷子，李书记的手就伸进了我的口袋掏钱，知道吗？这是‘鸿门宴’，不好吃啊。不过话是这么说，我还得表扬你们，证明你们书记、县长动脑子，抓住了机遇。这次省委全委会，集中研究了推进工业化，加快城市化，放权让利，搞活县域经济的问题。省政府准备就现行财政体制作些调整，主要是向县级倾斜。这是重要的利益关系调整，市长也不好当啊，按照你们写的报告，我得减收三千八百五十万。谁来填补这个窟窿？我也要大家理解呀。来，为理解干杯！”

接下来是大家轮番把盏，双手护着酒杯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谦恭地站在柳王明面前，说出种种理由，劝他喝酒。他都微笑着，稍稍地抿一点，意思意思。

他今晚的感觉挺好，在云坊县找到了“一市之长”的感觉，找到了权力和职位的威严，找到了“一方主宰”的畅快。在新阳，他柳王明就是最高行政长官，就是“一把手”，就应当有绝对权威。感觉好，心情也忒好，最让他感到得意的，是李宜德突然身体缺“钙”，全身的骨头好像让人剔掉了一样。过去面对他的李宜德，常常是用金丝眼镜片后的眼角余光看看他，简直就没有正眼瞧过柳王明。他曾牙根咬得“吱嘎”响：总有一天，我要收拾你李宜德！当然，李宜德今天的表现，并不能消除他心中的宿怨，更不能说明李宜德从李树生旗下投向柳王明怀抱。“收拾”李宜德是既定目标，始终没有变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柳王明是个干大事的人，对于敌人，他要斩草除根，绝不留后患。在部队当兵的时候，他对军队在战场上优待俘虏、缴枪不杀的观点不以为然，常常和战友争辩得面红耳赤。但在眼下，他只能面带笑容地同李宜德“客套”。尽管感觉很“酸”、很别扭，但必须这样做。

哼！权力，包括预期的权力，真神奇。柳王明心里想。

“柳市长，云坊的工作全靠你支持，同时也表达对你能力和为人的敬佩，这

杯酒我单敬你，希望你给面子，干了！”

“你李宜德是个有水平的人嘛，在新阳谁干事谁又不干事你该心里有数，凭你这话，我干了！”

这番对话，双方都经过认真斟酌，且有板有眼。“云坊的工作全靠你支持”这个“全”中有话，而且对我的为人和能力佩服，这说明他对“谁”不佩服。柳王明所说的“谁干事谁又不干事”，指的是谁，李宜德当然听得懂。

“柳市长，我很激动，得敬你一杯酒。”吴副书记走到柳王明跟前。

“你是研究生，什么都要研究个来龙去脉，凭什么敬我的酒哇？”

“柳市长，你日理万机，掌管着全市几百万人口的吃喝拉撒、生老病死。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像我这样的干部，全市少说也有千把人。你能记住我的名字，还能说出我的情况，你说我能不感动吗。”

“小吴啊，说实话，我对年轻干部，特别是你们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寄予厚望。你们说，新阳的未来靠谁？不就是你们吗？对不对。我们这些人，还干两届不就得退下来？”

柳王明一副长者风范，让大家敬佩得频频点头。

“后生可畏，这酒我干了。”柳王明一饮而尽。

“吴书记，我建议你再敬柳市长一杯。你想想，你能进入市长的视线，一定前途无量。”宴席上的气氛已经进入高潮，坐在柳王明左边的县长朱春平说话了。

“对对，对，再来一杯。”大家起哄。

酒，真是个好东西，谁缠上了都没脾气。几杯酒下肚，脑子活络了，舌头灵活了，平时不说话的，端起酒杯，话就多了；平时见了领导胆怯的，把这东西灌进了肚子，胆子立刻发胀。今天大家趁着柳王明高兴，说着各种好话，轮番把盏，劝柳王明进酒。

朱县长说，“管家三年狗都嫌。”“嫌”来“嫌”去，都是两个钱闹的。财政的钱是老祖宗的卵子，各个都有血缘关系，各个都嫌县长吝惜。案头上一大沓“经费申请报告”，每一张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，每一张都不可能全部满足，结果是每一张“报告”背后的人都有意见。所以，柳市长解决县里财政困难，不仅仅是对云坊县人民关心，也是在关心我个人哪！朱县长的话情真意切，感染了所有在座的人。

“直接受益的当然是我，我更应该敬柳市长。”县长助理、财政局长说。

“哥们，你们敬了不少啦，我也得敬杯酒，一来云坊这两年的工作搞得不错，我对你们书记、县长的工作很满意。你们俩配合得很好，这叫‘团结出生产力’。新阳也是这样，没有我和李书记的密切配合，能有今天这个局面？”

一桌人洗耳恭听。

“共事就得这样，大事讲原则，小事讲风格。在一起共事很难得，这次地市换届选举，省委规定，连续任过两届的主要领导要交流。看看，共事再长也不过十年吧。”柳王明接着说，“二来祝云坊发展得更快些，有什么困难告诉我，我会尽量解决的。来，干杯。”

吵吵闹闹中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气氛热烈，大家兴致勃勃。只有坐在柳王明对面的张力维不卑不亢。说实在的，在座的人中，他是第一次面见柳王明，但没有一个比他更了解柳王明的。

饭后，本来安排了汇报工作，实际是大家坐在会议室吃些水果，由县长助理代表县政府向柳王明汇报，陈述降低上交市财政比例的理由。县政府认为，按县财政总收入百分之二十八上交市财政的比例太高，县里压力太大，务必请柳市长考虑降低上交比例。理由很充分：一是这个比例是十年前定的，当时县财政总量小，才两千多万，上交的总数也少。现在总量两亿多，一年分走五千多万，心理上很难接受。二是市财政已今非昔比，比十年前翻了三番。也不在乎县里少交两三千万。三是同兄弟县、市比较，云坊县财政收入总量看起来不小，但可用财力比例很低。上交比例下调后，县里用这笔钱投在城市建设上，改造城市基础设施，提升县城品位。这里离省城近，把县城建得漂亮点，有利于树立新阳的形象，也等于是花钱帮市里办事。四是全市已经有几个县财政收入规模超过了云坊县，市里并没有要他们上交一个子，显得不平衡，县里各个方面反应很强烈，县委、政府感到不好做工作。

“不必再说理由了。这是个反映了七年的问题，历经三任市长，我下决心帮你们解决。你们正式向市政府写报告，我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，这个‘形式’是要走的。”柳王明表态了。

“柳市长，公安局周局长有急事找你。”

司机老余推门进来，捧着手机，送给柳王明。

“嗯，是。说，嗯，嗯——”柳王明轻松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电话那边急促的话语，在场的人虽然听不明白，但都感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。

“行，我看这样，你现在就是总指挥，全权负责现场抢救，我马上回市里。死伤情况不能随便上报，要十分慎重，留有余地。其他的事我会马上做出安排。等会儿市政府黄秘书长会同你联系，就这样。”

柳王明接完电话，看看手表，已经是晚上八点二十分了。

“老余，你让黄秘书长立即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哥们，这事我看就这样了吧，我还有事，得马上赶回市里。”柳王明对着李

宜德一行人说。

大家见柳王明站起来了，又有急事在等着他。一脸感激，千恩万谢，有的感谢市长帮助解决了多年的困难，有的嘱咐市长要注意身体，有的劝老余晚上要开慢些，安全第一。大家簇拥着把他送到车前。柳王明同大家握手告别。

“我和朱县长送你到高速公路口吧。”李宜德说。

“不必了吧。”

有人谦恭地拉开车门，右手背顶在车门框上，等柳王明坐好再关上门，大家一起挥手与柳王明道别。

柳王明关闭了车窗，汽车启动了。

二

李宜德送走了柳王明，感到有些疲惫。他今天是在耐着性子同柳王明周旋。的确，像柳王明感觉的那样，他今天是破例高规格接待了他。说实话，他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种人。可有什么办法呢？大丈夫能屈能伸。最近社会上的各种传闻，不能不让李宜德注意。汇总各方面的信息，柳王明的政治行情看涨，柳王明常常挂在嘴边的领导，地位也日益显赫，常常出现在电视节目的显赫位置和纸质媒体的显著版面。柳王明常常在各种场合渲染和上级领导之间的各种故事。虽然谁也弄不清真假，可这种事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社会太复杂，如果真像柳王明宣传的那样，李树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今晚这顿饭，柳王明至少传递了这样几个信息，一是李树生在换届时可能难以留任新阳市委书记，省委对他柳王明看法不错，新的市委书记非他莫属。二是表明他这几年的政绩不错，这是为即将开始的换届考察作前期准备，给县里的同志打招呼。三是想说明，我柳王明待你云坊县不薄，你们别不知好歹。柳王明来新阳几年了，为财政分成问题，李宜德向他汇报不下十次，他每次都没给过好脸。选择这个时候主动来解决，显然是想用财政分成的钱来买选票。四是联络感情，争取县里的主要领导，又敲一下打李宜德。告诉你们，新阳的天下是我柳王明的。李宜德心里有数，他看得明白。可又有什么办法，人在屋檐下，不能不低头。地方政治生活中，“民主”还很新鲜，“人治”才是轻车熟路。这“人治”就是“一把手之治”，除了“一把手”可以是人格健全、有思想、有主见的人外，其他都只能是个性缺失、只起陪衬作用的人。

你可以有脑袋，但你绝不能有思想；你可以掌握真理，但你千万不能坚持；你可以有能力，但千万不能让人感觉你的能力超过了上级。你在政界混，就得要同“一把手”处理好关系。李宜德在领导岗位上也混了近三十年，还没见过同“一把手”关系紧张的人有好果子吃。今天之所以如此隆重地接待柳王明，自己如此当孙子，也是想调整一下关系，不把后路堵死。万一柳王明真的当上了新阳市市委书记，李宜德该怎么办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！不如抓紧时间，尽可能地改善一下关系。

李宜德也明白，这种处理也是极有风险的。如果市委书记李树生知道了，自己就成了“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”。现在是信息社会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何况现在的干部，对领导之间的龌龊简直是苍蝇逐臭一样兴奋。通过出卖别人，打个小报告，换掉那张“旧船票”，依附自己结交的新权贵，踏着同胞的痛苦，朝着瞄准的官位前进，真是大有人在。他在脑子里从头到尾把今天接待柳王明的过程过了一遍，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出格和过分的细节。想到这里，李宜德的背上掠过一丝凉意。不行，他得争取主动。对，晚上就去找李树生，把柳王明今晚的活动向他汇报。这样，无论从书记还是从朋友的角度，都对得起李树生。回到住处后约半个小时，李宜德拨通了县长朱春平的电话。

“春平吗，我李宜德。”

“哦，李书记，今天我们为云坊人民办了一件大事。还是你安排得细致周到。要不，很难有这样的效果。”显然，朱春平还沉浸在兴奋之中。

“这不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吗？我看还是你账算得好，能说服人。几点理由，无可辩驳，令人心服口服。再说柳市长今天心情也很好。”

“哎呀，李书记客气。我老朱你知道，原则问题从来不含糊。政府的工作始终在县委领导下进行，云坊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你李书记领导的结果。我哪敢邀功？”

朱春平从去年开始任云坊县长，此前是另一个县的副书记。对李宜德表面上还比较尊重。但依李宜德的观察，这个人决不是“省油灯”，不过是时候不到而已。

“我的意见是这样，柳市长既然原则上同意，我们应当趁热打铁，赶快以政府的名义写报告，送上去。县政府要安排专人跑这件事。这可是一件大事，你想，三千八百万，是我们全年财政年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还多，得花多大精力才能收到？我们把工夫花在市府常务会成员身上，这等于每年多收了三千多万。你说呢？柳市长说下月上旬要开政府常务会，我们要争取把它列上议题。”

“你放心，李书记，我会全力以赴抓这件事，盯着不放。我建议，最好你能出面，分别给同其他几位副市长打个电话，事先做做工作，也表示了对他们的尊重，省得在常务会上出意外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请你斟酌。就是我们写报告是以

政府的名义还是以县委、县政府两家的名义好？我听市里一些同志说，现在到市委、市政府汇报工作都很有讲究，大家都非常小心，无论什么事都两边照顾到——”

老朱后边的话没有说出来，但李宜德听得明白。不过他提醒的两个事都是有道理的，但以他对柳王明的了解，那是绝对不能干的。这正好与柳王明来云坊的目的相悖。如果找了其他副市长，或报告市委，柳王明就算是白来了，“大礼包”就算不上是他柳王明送的了。但这话不能给朱春平说白。

“我看这样吧，让政府分管的同志先跑跑再说，如果需要出面，我们再商量。至于市委那边，下次我见到李书记再当面汇报，你看怎样。”

“行，按你的指示办，明天上班我就安排。”

“春平啊，晚上我要回去一下，我爱人不太舒服，回去看看。明天的水利工作会你先开，你多讲讲，我最后强调几句。”

“哎呀，嫂子不舒服你咋不早说，赶紧走！要不要叫办公室去个人，帮助照顾嫂子？”

“不必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有会。”

朱春平灵机一动，叫来了他的秘书，面授机宜：“你去趟省城，李书记的家属病了。他严格要求自己，不想惊动机关干部。你打个车，跟在后面，不要让他知道。如果他真的去医院，你就说来省城办事，顺便到书记家看看，碰上了。如果他去其他地方，你就记住那个地方，回来告诉我，明白了吗。”

秘书是朱春平从外县带来的，机灵，会写，靠得住。一直留在身边。

柳王明坐上汽车，市政府秘书长黄世槐的电话就过来了。

“老黄，你接到报告了吗？陵溪县今天晚上七点四十分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，从县城开往清水乡的一辆客车翻了，有人员伤亡。”

“我刚刚看到了省政府发来的明传电报，上面有侯省长的批示，正准备向你报告。”

“侯省长就有批示啦？情况怎么报出去的？”柳王明有些吃惊。

“是侯省长在省公安厅《特供信息》上批的。”

“快说，侯省长是怎么批的？”

“我念给你听，‘陵溪县的交通事故，已造成十五人死亡，触目惊心。是我省三季度以来最大的恶性安全事故。请新阳市政府火速组织力量，帮助陵溪县政府处理好善后。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伤员，尽最大可能减少死亡人数。同时组织强有力的调查组，尽快查明原因，分清责任，依法处理。举一反三，抓好当前安全生产。处理结果尽快向省政府报告。’就这些。”

“哦——我不是给周崇槐说过吗，叫他不要急于上报死亡人数吗？这信息是哪里出去的？”

“是县公安局信息报省厅的。”

“你查查，是谁让报的？”

“柳市长，现在去查这事恐怕不合适。省公安厅有规定，交通事故一次性死亡三人以上的，要在两小时内上报省厅。”黄世槐的直率让柳王明心里很堵，血液从胸腔往头上涌，眉宇间凝成了一个结，但又不便发作。这要在平时，柳王明会骂得他狗血喷头，简直是笑话！我柳王明还不知道“合适”不“合适”，还要你来教我当市长？可眼下没这个工夫，也不合时宜。他有时再同黄世槐算账。

“有这规定？”他强压住怒火，尽量以更平和的语气问。

“有。”

柳王明现在感到事情闹大了。他示意老余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，继续和黄世槐通话。

“你现在抓紧给我办几件事，一是找到卫生局长，让他立即组织医疗救护队、救护车，带足药品，赶往出事地点，抢救伤员。具体要求，让他直接和在现场指挥的市公安局局长周崇槐联系。二是责成县委、县政府组织力量，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。保险公司要赶快进行理赔，从息事宁人的角度出发，从优理赔。这些处理完后，你同魏副市长一起赶往出事现场，你们到后给我电话。”

“柳市长，要不要以市政府的名义再向省政府报告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但不能只报发生了交通事故，要根据省长的批示，报告我们处理事故的行动情况，把刚才我说的几条写进去。”

柳王明还告诉黄世槐，要公安局安排好现场警戒，所有同抢救的无关人员，特别是记者不得进入现场。任何人不得接受记者采访，谁不听处分谁。柳王明还交代：调查组、抢救工作组都要有县里的同志参加，死者的善后工作、家属安抚、保险公司理赔，都以县里为主。

挂了电话后，柳王明仰靠在座位上，两眼怔怔地看了一会车顶。他感到车里有些闷。

老余看着他的神态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我们在这休息几分钟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

他推开车门，一股热浪涌了进来。柳王明走进闷热的夜幕，沿着高速路护栏来回漫步，汗水立即从身上的每一个毛孔渗透出来。此刻他心中的烦闷，远比夏夜的闷热严重。

“老板，黄秘书长的电话。”

“柳市长，柳市长吗？我老黄。”老余听到手机里传出急促的声音。

“嗯，你说。”

“省政府刚才又发来了明传，国务院领导对陵溪县交通事故有个重要批示。你到了什么位置？”

“国务院领导有批示？”

“对，我念给你听听吧？”

“你念。”

国务院领导的批示，文字虽然不长，但字字珠玑，掷地有声。

“老余，掉头，我们去陵溪县。”

“老板，高速路上不能掉头，我们只能找个最近的路口先下再上。”

“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，走！”

从云坊县至陵溪县，一百多公里路程。经过一个小时奔波，柳王明到达陵溪县出口。收费站处一辆警车闪着避让灯停在路边，车边站着三个公安交通民警，朝柳王明的本田车敬礼。柳王明按下玻璃窗，朦胧中看见市公安局副局长田文革带着两个警察站在夜幕中。

“报告柳市长，公安局副局长田文革，奉命护送市长前往陵溪县交通事故肇事地点。”

“哦，是小田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陵溪？来来来，上我的车。”

柳王明一把推开车门，田文革带着一股热浪和汗味钻进汽车。

接着他又从车窗里伸出脑袋，对前面的警车挥着手：“你们在前面带路，慢点，安全第一！”这时才缓过劲来回柳王明的话。

“我听说你到了云坊，陵溪发生这么大的事故，以你的事业心、责任心，必到现场无疑。去陵溪的路不好走，所以我就带了两个交警赶过来等候，陪同你去陵溪。”

柳王明心底涌起一股热浪，驱散了堵在心口的阴霾。他感激地用手拍拍田文革的肩头，什么也没说。的确，田文革这马屁拍得适时、到位，极富感情色彩。你就是铁石心肠也会被熔化，何况柳王明是血肉之躯。身心疲惫，夜深人静，重大事故。从省领导一直到国务院领导都作了批示，作为一市之长，精神上的压力是旁人无法理解的，内心是极为孤独的。而这一切，一个年轻的部下竟然洞悉其中，并伸出热情之手帮自己一把。无论能起多大作用，柳王明都是感激的。他是个讲义气的人，他身边需要更多这样的干部。党性，在讲台上要讲。人和人之间，

还是要讲义气，也要讲利益。反正柳王明是这样看的。田文革之所以如此，像个贴心棉袄，不就是那次在他当副局长的问题上力排众议，否定了他嫖娼的事，把他提到了副局长的岗位上，所以才如此忠心耿耿吗？

“哥们，我果然没看错。这么好的一个干部，差点就被个别人在政治上判了死刑，多么可怕。”

“柳市长，小田这辈子不会忘记你。只要你用得着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柳王明清楚地记得，在酝酿公安局副局长人选时，组织部准备拿出两个人选。一个是纪检组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。另一个是李树生的老乡，预审科长，五十有一。市委分管党群的第二书记刘茂盛，在书记碰头会前给柳王明通气，说李树生想把老乡提为公安局副局长。这个人，论工作能力是可以的，人也还算正派，在正科级岗位干了十一年。如果不是同李树生的关系，那个预审科长提为副局长也无可厚非。田文革通过当时的省公安厅警卫局局长郭卫东找柳王明帮忙。郭卫东和柳王明是同一个车皮拉到部队的战友，一个连队不说，还睡上下铺。郭卫东现在又是省委林书记的随从，是可以随时在林书记耳边说悄悄话的人。地市委书记，专员市长，林书记能否接见，什么时间接见，郭卫东和林书记秘书说了算。撇开战友这层关系，柳王明也得紧紧抓住郭卫东这根线。所以，刘茂盛把李树生的意图告诉柳王明后，柳王明要他坚决顶住。

“老刘啊，这事你可不能马虎。公安局长这个角色太重要了，公安局是我们的刀把子，要紧紧抓在自己手里。没有这一手，今后你这个市长就难当了。无论如何，你要想办法让组织部把田文革提出来，保证田文革上。”

“柳市长，让组织部提出田文革来恐怕难，组织部考察过，说田文革有点情况，有人揭发他嫖娼。”

“什么？嫖娼？”柳王明愣了一会，说，“你这样，把组织部考察材料调出来我看看，无论如何，至少得争取把他拿到书记办公会上讨论。”

“我会尽力而为，可是很难哪！你知道，周建明那个人一头栽在李树生怀里，我的话他根本不买账。”

“老刘，难是暂时的，李树生走后，我们再跟周建明算总账！你先别急。”

“你小子，这件事还真有点悬。开书记碰头会的头天晚上，我是仔细推敲了组织部写的考察材料，看到了一些旁证。事实不能说不清楚，我出了一身汗。最后还是让我找到了破绽——所有材料你都没签字。”

“本来就不存在，我当然不签字。”

“算你有种，说说，事实到底怎样？”

柳王明对田文革再了解不过，嫖娼对他来说绝不会有半点冤枉。他是生在